

棠陰比事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桂夢協先生慈湖之弟子也全謝山作石坡書院記謂  
其生平踐履類慈湖年最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與袁  
蒙齋陳和仲並其道之尊如此先生著述如石坡書義  
五卷論語精義十卷及石坡奏議錄於慈谿縣志者皆  
罕見獨棠陰比事一書猶流傳於世其言藹然仁義用  
心至微張子宓先生序之張氏與先生同登慶元二年  
進士其進月令解講獄訟必端平一節嘗曰秋主肅殺  
天之道不可不順然天之道好生聖人之道將以教民

棠陰比事序

一匹明叢書

初圖刊本

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惻隱之心也正與先生序言至  
誠動人之語相表裏昔在漢世最重吏選且多以經術  
飾吏治其意猶爲近古至于酷吏鉤棘周內失實史家  
必備書之以垂戒矣實則吏事之要首在聽斷宣尼論  
獄歸於無訟而議獄緩刑之象著在中孚則歐陽崇公  
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吾與死者皆無憾蓋盡情盡心以  
從事聽斷斯其所失者鮮此書雖雜列陳事究其用心  
無非務求其生而詔夫爲吏者未可輕率以掉也往壽  
鋪尹滬海兼監督司法有刑事縣上於道每覽牘稍有

疑必令覆勘泊備員蘇省過死獄縣援懲盜法達於省  
省開議掾抱牘朗誦誦有疑輒主駁蓋亦盡心而已取  
此書刊之覽者顧名思義雖視如仲舒引經斷事不爲  
過也其或以爲老生常談者則繆鑿夫作者之心矣民  
國二十三年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慈谿縣志本傳

桂萬榮字夢協

○案甥趙景儻傳兄伯藥字夢符潛心理學隱德不仕萬榮少有英氣遊郡

庠月湖最優

○案傳云除欲處以職辭登慶元二年進士授餘干尉餘干尉計程費備之倍或問其故曰揖上官一言不合可恃此以歸

馭小民以慈愛于弟獲訓勉者恥為不善秩滿民為乞

留嘉定元年調建康司理時相史彌遠欲招致之固辭

八年差主管戶部架閣九年除太學輪對奏絕虜選將

二事一以義斷除武學博士尋除宗學橫經上方嚮用

力求補外通判平江時守朱在政尙嚴刻以鹽課拘繫

甚眾萬榮具書告在不從乃挾行牀與所拘人同寢在

愧卽委縱遣焉陞守南康先是軍士驕悍至則貼帖檢

吏姦省浮費征稅以法民幸其利進直祕閣遷尙書右

郎○案洪杏蓀平齋集有桂萬榮由大理寺丞除考功員外郎由考功員外郎除尙書右郎官二制知萬榮

官尙書右郎以前嘗歷大理寺丞考功員外郎屢疏乞老奉祠崇禧○案萬榮

識端平元年除直寶章閣知常德府築室東山之麓

又案末元學案除直寶章閣奉祠歸

號石坡書院讀書其中○案傳云葺老居於湯山南岡

揚名者後先輩出言行仁厚世為準則鄉里尊為石坡先生嘗取古人資於折獄者

類成策陰比事行於世○案萬榮策陰比事年九十卒

識刊鉞在端平元年

策陰比事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嘉靖府志○案傳

萬榮為楊簡弟子

○案慈湖遺書遺桂夢協書云夢協

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要在不動乎意爾

講學之語本於師說曰明誠

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質樸無華葉蓋以躬行為務非徒從事於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楊簡晚年最為耆壽東浙推為楊門碩果並於袁甫陳垣蓋其道之尊如此

全祖望石坡書院記

葉陰比事傳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棠陰比事序

疑獄有集舊矣理掾桂君萬榮今所撰次尤詳真治獄  
龜鑑也職牧守者所當究心毋徒曰此司狴犴者之責  
也昔于公自謂治獄有陰德遽高其門我朝錢公若水  
問獄得情亦自其爲郡府小官時桂君之爲此其後詎  
可量耶亟命鋟木用廣其傳嘉定癸酉良月旣望莆田  
劉隸書於金陵郡齋

重刊宋本棠陰比事序

比事屬前春秋之教漢人以經決獄董江都著決事比  
崇文總目載之宋四明桂夢協棠陰比事蓋以此義其  
書宋和魯公父子疑獄集鄭氏克折獄龜鑑聯成七十  
二韻一百四十四條使事必相比易於觸類引伸斯桂  
氏之義例所以有異於和鄭之書也桂氏於開禧丁卯  
始以餘干尉聞糾曹孫起子之論畱心議獄嘉定辛未  
官建康司理右掾撰成此書端平改元以尙書右郎陞  
對理宗褒嘉謂嘗見所編棠陰比事知聽訟決能審克

棠陰比事序

一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除直寶章閣知常德府此書用是重刊流布宋史漏略  
竟失其名然知爲循吏無疑矣明景泰間吳文恪公訥  
病其聲韻對偶以爲敍次無義刪去其相類復出者僅  
存八十條別以刑獄輕重爲先後首五條引大明律末  
二條增入已論補遺二十四事附錄四事用心亦勤自  
吳氏本出而桂氏之原書遂晦余初得吳氏本以爲桂  
氏以比事爲義若以事之相類者爲複出而刪去之甚  
失比事之義於是購求原書今年己酉夏得吳門黃薨  
圃所藏宋本有嘉定辛未張慮識語知桂字夢協首句



趙宦光崑山徐氏兩印復讀堯翁跋語知爲難得之冊不敢自祕重爲鏤木以傳夫古今詐僞之人百出不窮鉤距止一智觸悟止一誠比類以期其合推類以盡其餘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孰是編以求咎繇之明允蘇公之式敬甫侯之簡孚鮮有不一隅反者余慙教養乏方訊質無所呵喝盜賊不輕拷掠每決一獄不憚者累日懼不學之無術時取吳氏鄭氏之書以資觸發茲編刻成猶足益人神智閒嘗論之和氏之疑獄拮據故實乃法家之成案鄭氏之龜鑑辨論精審乃成案之讞語桂

案陰比事序

二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氏之比事依類聯貫乃成案讞語之比例三書不可缺一皆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桂氏萬榮生子宣議郎某歷傳知富陽縣康老贈運使俊卿參政與紹晉府長史德稱字彥良中書舍人慎又有裔孫怡登進士第自宋至元明爲世族文恪據王學士景彭集考之綦詳附識於此以見積善之慶至文恪增益非無可取因非原書所不敢彘入茲編所遺及元明折獄有可取者擬爲續比事采掇未竟若夫成書請俟他日道光二十九年歲在己酉冬十月金陵朱緒曾序於嘉興縣署

聚珍本棠陰比事序

桂之得氏始於東漢雖乃世不乏聞人而撰著之傳於今者實鮮維宋四明夢協公彙緝和氏疑獄集鄭氏折獄龜鑑所列事而聯比之爲棠陰比事一卷凡七十二韻百四十四條各註所出於原籍字句不無點竄亦期於通俗瞭然辭旨閒耳旣得理宗垂覽天語褒嘉書遂盛行於世蓋頗蒙稽古之力矣迨明吳文恪病其爲聲韻所拘刪存八十條加以附錄頓失比事本義近幸薨園黃氏購藏宋本是編而述之朱氏爲之影刻流布乃

棠陰比事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使晦者復顯闕者復全而版在金陵燬於兵燹高慶懼其卒就湮沒也爰以活字集印數百本俾廣其傳豈眞爲吾譜系之私而揚世德於曠代哉方今聖治中興有鑒於爲獄者動假幕胥罔知措手用特詔諭內外臣工誦習律例凡部臣疆臣之於所屬皆以此爲明試之方而律意之深例案之繁究心匪易茲官行法必博綜而求夫至當以衡情罪於幾微疑似之間庶能物至而應事起而辦然非痼瘕在抱隱曲周知則情多譸張而罪仍枉漏彼徒讀司空城旦書而學無師法者當其訊訟

於庭已鮮能探幽測變至援據之失讞成而不免於駭  
詰以致自礙考成者猶後也是編與和鄭二書乃引律  
例者之輔槩而勘情罪者之關牡果準是以析愿禁悍  
則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而刑且爲仁佐矣豈不懿歟若  
夫夢協公之怡蹟尉餘干則抑豪右而矜細民獲其訓  
迪者孰爲不善秩滿僉爲乞畱及司理建康時相史彌  
遠招之不應循聲堅操自有千古非僅爲桂氏聞人而  
撰著之垂特其餘事焉已同治六年丁卯二月臨汝宗  
後學嵩慶謹序

棠陰比事序

開禧丁卯春僕以饒之餘干尉趨郡書滿糾曹孫公起予武林人也畱款竟日話次因及臬事謂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修短係焉比他職掌尤當謹重近者番易尉胥爲人所殺昏暮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續執兪達以告證左皆具亦既承伏矣具謀連三言手結款無一異詞某獨不能無疑躬造臺府請緩其事重立賞榜廣布耳目俾緝正囚未幾果得龔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橫致四無辜於死地銜冤千古咎將誰執萬榮閩之瞿然斂衽因歎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其議獄緩死之象於中孚而古之君子亦盡心於一成不可變者公其有焉旣而東歸參選待次建康并曹屢省斯事若有隱憂遂於暇日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辭聯成七十二韻號曰棠陰比事凡與我同志者類能上體累代欽恤之意下究諸公編刷之心研精極慮不謂空言則棠陰著明教棘林無夜哭曷勝多禮之幸是用弗嫌於近名擬鏤諸木以廣其傳歲在重光協洽閏月望日四明桂萬榮序

棠陰比事標題

向相訪賊

錢推求奴

曹攄明婦

裴均釋夫

程顯詰翁

丙吉驗子

李崇還秦

黃霸叱妯

歐陽左手

惟濟右臂

沈括頰喉

南公塞鼻

程琳炷竈

強至油幕

妾吏酖米

玉素毒郭

彥超虛盜

道讓詐囚

孫甫春粟

許元焚舟

宗元守宰

魏濤證死

桑懌閉柵

蘇秦徇市

棠陰比事  
標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任城示靴

楊津獲絹

李傑買棺

重榮咄箭

蘇請耐柩

賈廢追服

子產知姦

莊遵疑哭

思兢詐客

佐史誣裴

季珪雜豆

張舉豬灰

定牧認皮

滄州市脯

張受越訴

裴命急吐

王質毋原

馬亮悉貸

允濟聽蔥

彭城書菜

呂婦斷腕

包牛割舌

崔黯搜孥

張輅行穴

杜鎬毀像

次翁戮男

傅令鞭絲

李惠擊鹽

揚牧管巫

薛向執賈

程戡仇門

仲游帥宇

苻融沐枕

獄吏滌屨

宗裔卷袖

高防校布

江分表裏

章辨朱墨

胡質集鄰

高柔察色

蔣常覘嫗

思彥集兒

劉相鄰證

韓參乳醫

袁滋鑄金

孫寶稱散

程簿舊錢

王璩故簡

公綽破柩

元膺擒輿

柳冤暗奴

王叩狂嫗

李公驗櫟

王臻辨葛

棠陰比事 標題

一一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穎知子盜

孫料兄殺

鄭躬明誤

希亮救亡

商原詐服

竇阻免喪

薛絹互爭

苻盜竝走

蕭儼震牛

懷武用狗

文成括書

郎簡校券

孝肅杖吏

周相收掾

方偕主名

宋文墨迹

陳議捍取

胡爭竊食

御史失狀

國淵求牋

偉冒苙祚

虔倣鄧賢

次武各驅

憲之俱解

張昇窺井

蔡高宿海

劉湜焚尸

高防劾病

王鐔匿名

至遺憶姓

希崇竝付

齊賢兩易

王珣辨印

尹洙檢籍

孫登比彈

德裕模金

梁適重詛

袁彖惡淫

曹駁坐妻

孔議冒母

孫亮驗蜜

杜亞疑酒

傅隆議絕

漢武明繼

戴爭異罰

徐詰緣例

刑曹駁財

左丞免謫

從事函首

乖崖察額

無名破冢

行成叱驢

王曾驗稅

司空省書

案陸比事

標題

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章舉劾財

趙和贖產

柳設榜牒

陳具飲饌

朱詰賅民

孔察代盜

崇龜認刀

司馬視鞞

張礪搜鞍

濟美鉤篋

承天議射

廷尉訊獵

棠陰比事

宋慈溪桂萬榮夢協撰

向相訪賊錢推求奴

丞相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遂宿於門外夜半忽見有賊攜一婦人并物踰牆者僧恐明日爲主人所執因亡去走荒草中誤墜罾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殺在其中旣而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勝拷掠遂自誣服但云賊與刀罾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公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

棠陰比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僧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力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賊吏食於村店有嫗聞其府中來不知其吏因問僧之獄如何吏給云昨日已笞死於市嫗云今日獲賊如何吏云府已誤決不復敢問嫗遂曰賊乃此村少年某甲也吏詢其處併賊捕獲

陳水記聞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家女奴逃亡父母訴於州錄參嘗貸富家錢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失口於水或爲元謀或爲加功罪皆應死獄具若水獨疑雷而不決州郡上下切怪之錄參誣若水受賂若



水但笑謝而已旬餘詣州屏人語曰某謂獄者所以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送於州既而知州從簾中推出示其父母父母驚曰是也於是富民父子皆得釋知州欲奏其功固辭不願朝廷聞之驟加進擢

同上

曹攄明婦裴均釋夫

晉曹攄字顏遠爲臨淄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乃以誣其婦婦不勝官司拷訊卽自誣伏攄初到疑其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崇隆比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託骨蒸之疾云醫者須得獵犬肉食之則愈謂其夫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君可屠之夫乃依其言獻肉於妻妻食之餘乃聞於篋笥夫出命鄰告之遂聞於公夫到官因述妻之所欲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蹟夫於禍耳令劾之具得其情併以外情者俱付法其夫遂釋

程顯詰翁丙吉驗子

程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日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

子驚疑相與詣縣請辨老父曰業醫遠出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顯曰歲久矣汝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書于藥法冊後某歸而知之使以其冊進乃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顯問張氏子年幾曰三十六又問爾父年幾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已謂之張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此間之前輩

漢宣帝時陳畱有人年八十餘家富而無子初娶祇一女已適人再娶復生一子數年而翁死前妻女欲

案隱比事

三四明鑑書  
續圖刊本

奪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其父之子郡縣不能決聞於臺省丙吉爲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且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衣單衣而老人之子獨色變及立於日中亦無影前女遂受誣母之罪

李崇還秦黃霸叱妣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縣民苟秦者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己子竝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乃令二父與兒各禁數日忽遣獄吏報兒暴卒秦

問之悲不自勝奉伯嗟歎而已遂以兒遺秦奉伯伏罪

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妣皆懷妊長妣胎傷弟婦生男輒奪以爲己子爭訴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娣妣競取之長妣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乃叱長妣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

出風俗通

歐陽左手惟濟右臂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

棠陰比事

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畱一人畱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

服

見歐文忠公所撰志

錢惟濟知絳州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公乃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上輕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伏

見本傳

沈括額喉南公塞鼻

沈內翰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屬作叫子置喉中類之能作人言子謂瘖者苦煩冤無以自明取叫子令類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冤或可伸

尙書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能拷訊甚以爲患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而不通是以自服

程琳炷竈強至油幕

案陰此事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程宜微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延燒兩宮宦者根治諸縫人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辨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卒無死者

見本傳炷竈行竈也炷淵圭切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旣久得溼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歲眞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

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見行狀

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

油之所致者此也

妾吏醜宋玉素毒郭

范忠宣知河中府有知錄宋儋年會客罷以疾告是夜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爲姦公知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驗其尸九竅流血囚言實毒鼈蔽中公問鼈在幾蓋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決非情實命再劾之乃因客散真毒酒蓋中而殺之蓋罪人以儋年不嗜鼈而爲坐客所併欲爲他日翻異逃死計耳

見范公言

棠陰比事

六朝明藏書

約圖刊本

錄行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有婢玉素極姝豔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覓婢并金銀器不得錄奏敕令長安萬年尉石良捕之石良主帥魏昶有策略請喚舍人少年家奴三人布衫籠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畱書遺付舍人牧馬奴取驗之乃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他語石良往彼處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開婢與化士竝在其中乃是化士其牧

馬奴藏之奉敕斬于東市

彥超虛盜道讓詐囚

後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爲鄆帥日有庫在州中或以假銀二錠質錢十萬彥超知之使主庫者出榜虛稱被盜失所質銀錠等物召人收捕不日聞果有人來贖銀執之伏罪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爲河陰令有人囊瓦石作金以詐市馬者因而逃去詔今捕獲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之私議者

案陰此事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人欣然曰無復憂矣遂執訊問悉獲其黨

孫甫春粟許元焚舟

待制孫甫爲華州推官日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繫負錢纔數十萬而已紘因薦之

見曾鞏所撰志

待制許元初爲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元一日命取新造船一隻焚之稱其釘鞠比所破纔十之一自是立爲定額

見魏泰東軒筆錄

宗元守辜魏濤證死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罪由是知名

鄭克評曰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法無久近之異雖止四刻亦在限外魏朝奉知沂州永縣兩仇鬪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于監司監司怒有惡語濤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

棠陰比事

八四明叢書

約禮刊本

騎及門而墜死鄰證既明其誣遂辨

見陳無己所撰志

桑懌閉柵蘇秦徇市

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三十人樞密院召永安巡檢桑懌授以賊名使捕之懌曰盜畏吾名決潰去宜先示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出其下數請自效皆不許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老小皆走獨一媪畱爲治飲食如事羣盜懌二日復自攜饌飲媪媪以爲真盜乃稍就與語因及羣盜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

某在某處某在某處憚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盜之實的居處切勿泄乃分軍士悉擒獲之

見本傳

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之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以殉於市曰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決可得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出齊王因而誅之

出

春秋後語

任城示靴楊津獲絹

棠陰比事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齊任城王湣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爲乘馬行人換其靴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湣召城中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於路被劫害者遺此靴得非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回妻家也卽捕而獲之

周楊津字羅漢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三百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之津乃下教曰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



人可速收示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收捕并絹俱獲

李傑買棺重榮咄箭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狀非不孝者乃謂寡婦曰汝寡居唯一子今罪至死得無悔乎婦曰不順之子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是可買棺來取尸因使人覘之乃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尙冀其悔而寡婦堅執如初時道士在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制故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婦卻以棺盛之

案陰比事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晉安重榮鎮恆州有夫妻共訴其子不孝公乃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叱仗劍逐之重榮問之乃繼母也因咄自後射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增快

蘇請耐柩賈廢追服

蘇宋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耐於父法當死案獨曰子盜母柩納於父墓豈可與發家取財者比請之得減死

侍讀賈黯判流內銓時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書始去發喪旣除服乃求磨勘黯言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爲孝卒使坐廢田里

王珪撰志

子產知姦莊遵疑哭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其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旣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出獨異志

案陰比事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莊遵爲揚州刺史巡行部內一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於尸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姦人共殺其夫也卽案其罪

思兢詐客佐史誣裴

唐則天時或告駙馬崔宣謀反敕御史張行岌案之告者先誘宣妾藏之乃云妾將發其謀而宣殺之行岌案而無狀則天怒令重劾終無實則天曰不獲妾何以自雪行岌乃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多致

錢帛募之略無所聞而宣家每議事則獄中告者輒知思兢疑宣家有同謀者乃詐曰須臾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侵晨伺於臺側有館客素爲宣所信任乃至臺賂門吏以通告者思兢因罵曰若陷崔宣必殺汝矣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始得免

唐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製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差能事人劾之曰張楚金可及劾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慙仰臥向窗日影透窗向日視之其字乃是補葺而作因令琛取書投於水中字字解散琛卽叩頭伏罪奉敕斬之

棠陰比事

十一四明八載書

刑國刊本

季珪雞豆張舉豬灰

宋傅季珪爲山陰令有爭雞者季珪問雞早何食云豆一云粟殺雞破嗉有豆焉遂罰言粟者

吳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大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遂取豬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祭殺者口中無灰

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無灰以此鞠之妻果伏  
罪舊不著出處

### 定牧認皮滄州市脯

北齊彭城王洸爲定州刺史有一人被盜黑牛上有  
白毛洸乃詐爲上府市皮倍酬其直皮至使牛主認  
之因獲其盜

又爲滄州刺史日有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  
界以足疾行遲偶會一人爲伴被盜驢及脯去明日  
告州洸乃命左右及府寮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失主

案陰比事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而識之推獲盜者

### 張受越訴裴命急吐

唐張允濟爲武陽令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鄰邑元  
武縣有以特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間孳生十餘牛  
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縣累政不能決其人乃越界  
訴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  
肯去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布衫蒙頭將  
詣其妻家村中捕盜牛賊悉問此村牛所從來妻家  
不知其故恐被連及乃曰此是女婿家牛允濟令發

其蒙謂曰此卽女婿當以牛歸之

唐裴子雲爲衛州新鄉令部人王恭戍邊留犝牛六頭於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李云犝牛二頭已死只遺四頭老特恭訴之子雲送恭于獄令收追盜牛者李璉璉至子雲叱之曰賊引汝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南牆下命璉急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犝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恭布衫卽令盡還牛卽以五頭酬璉辛苦

棠陰比事

丁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質毋原馬亮悉貸

王質待制知廬州有盜殺其黨并其貲而遁邏者得之質抵之死轉運使楊告駁之曰盜殺其徒者死當原質云殺其徒而自首者當原今殺人而取其貲非自首而捕得之原死豈法意乎數上疏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見本傳

尚書馬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村慮或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曰能爲民除害而反坐

以死豈法意耶乃悉貸之

鄭克評曰按剽攻之人於法許捕若非名捕者輒以謀殺之則慮有誣枉法所不許也能奏聽裁尤爲得體云

### 允濟聽蔥彭城書菜

張允濟爲武陽令道逢老母種蔥結庵守之因告曰不須守若遇盜當來訴老母如戒居一宿而失蔥母以告允濟悉召蔥地左右居人使之一一聽其手乃得盜者

棠陰比事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北齊彭城王攸爲滄州刺史有老母種菜數被盜者洩使人密往書其葉明日市中認之乃獲賊

### 呂婦斷腕包牛割舌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之外盜夜入舍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

王珪

所撰志

包副樞初知揚州天長縣時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令歸屠其牛而鬻之繼有告其私殺牛者拯詰之曰

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驚伏

見本傳

### 崔黯搜孥張輅行穴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髡鉗依佛教爲傭隸假託焚修幻誘龔俗積財萬計公初到懼其事露乃投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你教化三年所得幾何曰旋得旋用不計其數公曰費用造設幾何曰三千餘貫公曰給者旣知納者不記決有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孥滿室遂劾其矯妄之咎竝以財物施之貧下

### 棠陰比事

十六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寺有一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佛能言士眾雲集施利填委縣申州府時高祖鎮鄴莫測其事命衙將尙謙持香奉供且驗其事有三傳張輅請與偕行詰其妖狀乃率人圍寺盡遣僧赴道場輅卽潛開僧房見有穴道及入穴行至鐵佛坐下因於空身中厲聲歷數僧過使令擒魁首數人上聞就被戮之因以輅爲長河縣主簿

### 杜鎬毀像次翁戮男

杜鎬侍郎之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

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鎬幼輒曰僧道之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用此爲斷

黃霸字次翁漢宣時爲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其妻一女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霸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案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歟庖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傳令鞭絲李惠擊鹽

棠陰比事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傅季珪爲山陰令有賣糖賣鍼者爭一絲團訴於縣乃令挂絲於柱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者後魏李惠仕爲雍州刺史有負鹽負薪者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謂州吏曰此皮可拷知主羣下默然惠因令置皮於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伏辜

揚牧咎巫薛向執賈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歸其兄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是



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陽氏託鬼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楚各自款服崇疑之乃遣二人偽從外來詣慶賓曰某住在北州有一人夜過寄宿云是流兵背役人解思安欲送之官苦求見免且謂有兄慶賓見住揚州君脫矜閱爲往告報須重相酬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未晚慶賓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卽自引伏數日聞思安亦爲人縛至崇答女巫一百遂釋蓋等

出北史本傳

樞密薛向初爲京兆戶曹兼監商稅有賈胡過稅務

案隴北事

十六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出銀二篋書其上曰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決僞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

伏其罪

呂大防所撰志

程戡仇門仲游帥字

程戡宣徽知虔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之仇不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於門非可疑耶乃親劾

治具見本謀

王珪所撰志

畢仲游爲河東提刑丞相韓縝出鎮太原其家奴胡童自陳有卒剽劫其衣服於黃堂之側公怒以付吏將黥配之仲游謂小童衣服尠薄而剽掠於大帥故相之字下似非人情易吏案治其誣乃辨

苻融沐枕獄吏滌屨

前秦苻融字博休善斷獄董豐遊學三年而還宿妻家是夜妻爲人所殺妻兄疑豐殺之融引問曰汝初無怪異卜問否豐曰夜夢乘馬入一水而北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又馬左向溼筮者云憂獄遠二

棠陰比事

十九 四明叢書

刑圖刊本

沐避二枕既至妻具沐夜授枕憶筮者言遂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在易坎爲水爲北離爲馬爲南馬北渡從北而南從坎之離三爻同變離爲中女坎爲中男馬左向而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其馮昌殺之乎遂捕昌詰之昌具服與其妻通期以新沐枕爲驗誤中婦人

江南大理寺鞠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憂畏乃焚香禱神因夢過枯河上高山寤而思曰河無水乃可字山而高乃嵩字可嵩僧名也崇孝寺有僧名可嵩卽

白長官攝之訊問未有姦狀忽見屢上有墨汗因問其由云爲墨所濺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僧色動遂滌之卽見血痕以此劾之僧乃服

見吳淑校理  
祕閣間談

### 宗裔卷袖高防校布

王蜀時許宗裔典劔州有於鏡下識認劫賊追曉告吏捕之所收贓惟絲絢袖執失主言是本物其賊不禁拷掠遂誣伏因而送州宗裔引慮囚囚言其物乃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卽命取兩家纒絲車又問袖執卷時各用何物爲胎心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卽開示

### 案陰比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見杏核仍以絲絢安於車軋量其軋小大亦是囚家物被劫主受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其枉獲雪

周世宗時高防知蔡州部民王義爲賊所劫捕得五人繫獄窮治贓狀已具將加極刑防復取贓閱之召義問所失衫袴是一端布否曰然防令校其幅尺廣狹疏密不同囚乃稱冤問何故伏罪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居數日獲本賊而五人乃免防歸本朝終於

左丞

見本傳

江分表裏章辨朱墨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給之曰我爲若  
稅免若役鄰人喜刻其稅歸之名於公上踰二十年  
且僞爲券以茶染紙類遺年者訟之於縣縣令江某  
郎中取紙卽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如  
一僞也訊之果伏

江乃衢州開化人今失其名  
事見李泰伯主簿所撰志

侍御章頻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爲僞  
契奪族人田久不能辨運使委頻驗治頻曰券墨浮  
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旣引伏獄未上而其家

棠陰比事

三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人復訴於轉運更命知益州華陽縣黃夢松覆案亦  
無所異黃用此召爲監察御史頻乃坐不卽具獄降

慶州監酒

見本傳頻以景祐二  
年使虜而卒于道

胡質集鄰高柔察色

魏志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  
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集  
鄰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乃自首  
伏罪

魏護軍營士寶禮出不還營以爲沒身其妻盈氏詣

廷尉訴高柔曰爾夫不與人交財乎乃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因追察之子文色動應對失節於是伏殺禮之罪

蔣常覘嫗思彥集兒

唐板橋店主張迩妻歸寧有王衛楊正等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以王衛刀殺迩其刀仍入鞘中正等不之覺至明店人趁正等拔刀血甚狼籍收訊之遂自誣伏上疑之差蔣常覆推到則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既集爲人數不足且放去止畱一嫗日晚放出令

棠陰比事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典獄者密覘之云有人共語卽記之明日復爾如是三日竝是此人常乃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出與嫗語者問之具伏乃是與迩妻有姦而殺之

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伏思彥疑之晨集童兒凡數百暮乃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之者乎皆曰有之卽物色其人而訊之於是果獲真盜

劉相鄰證韓參乳醫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

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僞爲券及鄰人死卽逐其子訟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鈔爲驗沆曰若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爲券時嘗問鄰乎其人固多在可取爲證尹不能對遂伏罪案賣田問鄰成券會鄰古法也近年有司苟取小快遂改此法未之思歟

參政韓億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爲異姓以奪其資嫂歷訴于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億視舊牘但未曾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

棠陰比事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黨以乳醫示之眾乃無詞其冤遂白

袁滋鑄金孫寶稱散

唐李汧公鎮鳳翔屬邑有編氓因耨田得馬蹏金一甕里民送於縣治沿牒將置府庭邑宰恐公藏失守使貯於私庫信宿視之乃土塊也以狀聞於府議者僉疑姦人換之遂遣掾就案其事宰莫能明卽以易金誣服窮其所藏之所或云糞土或云水中以案上聞汧公怒甚俄而有寢語及斯事坐客咸驚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獨俛首無語汧公詰之滋曰某疑此

事有枉汧公乃俾移其獄於郡命袁治之袁令閱甕  
閒得土二百五十餘塊遂於列肆索金鏐成土塊狀  
始及其半已有三百斤詢其始獲之人乃二農夫以  
巨竹昇之計其總數非二人以竹可輿度其在路之  
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邑宰獲伸見劇談錄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環散者今之環餅也於都下  
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甘認填五十枚賣者  
堅稱三百枚爭至太守之前引問無以證明公令別  
買一枚稱之乃都稱碎者紐折分兩賣者乃伏虛脫  
之罪

棠陰比事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程簿舊錢王璩故簡

程顥察院初爲京兆府鄠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  
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  
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  
曰二十年遣吏取一千視之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  
年則徧天下此錢乃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

其人遂伏

伊川所撰行狀

寺丞王璩嘗爲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

賊橐中得故簡而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賊所掠

者賊卽引伏

王珪所撰志

公綽破柩元膺擒輿

柳氏敘訓云柳公綽爲襄陽節度使歲儉鄰境尤甚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一喪于武昌爲津吏所遏公綽卽命軍候擒其人破其柩皆實以稻米蓋葬於歉歲不應併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

唐呂元膺字景夫鎮岳陽日因出游賞見有喪輿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而隨公曰遠葬則汰近葬則省

案陰比事

三孟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此決姦黨爲詐也因令左右搜索之棺中皆兵刃乃曰欲謀過江掠貨假喪使渡我者不疑耳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已期集於彼岸併擒以付法

柳冤瘖奴王叩狂嫗

柳渾爲江西觀察使判官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曰奴冤於觀察使魏少游趣訊其僧僧乃首伏

見本傳

大卿王罕知潭州時有狂嫗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從騎多屏逐之罕乃令引歸廳事叩階徐問嫗雖



言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其始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累訴不直因恚而狂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貲與之

見凍水記聞

李公驗釋王臻辨葛

尙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眞而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樺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榕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而僞者不然耳

聞之士林

案隆比事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鬪卽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爲果致命耶吏曰傷無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穎知子盜孫料兄殺

郎中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卽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其所盜物乃信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

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貴乎訊之果然

見王

珪所撰志

鄭躬明誤希亮救亡

後漢鄭躬以郡吏辟公府時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尙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以躬明法律召入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囚與章同縣疑其故

東漢書

三七四明叢書

刑圖刊本

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帝王法天

刑不可委曲生意帝稱善遷躬廷尉正

出躬本傳

鄭克評曰按深文峻法務爲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

君子不逆詐蓋惡其末流決至於此而傳稱躬之典理官

也決獄斷刑依於矜恕故世傳法律而子孫至公者

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

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積善之慶不其盛歟

陳希亮大卿爲開封府司錄時有青州男子趙宇上

言元昊決反坐責爲文學參軍福州安置明年果反

字自訟而所部不受亡至京師執政令劾以在官無  
故去法希亮奏乞以字所上封事付有司卽其言驗  
不當加責由是得釋見本傳

商原詐服竇阻免喪

晉商仲堪爲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  
服縗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商曰原此旨當以  
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  
市今欽生父母終沒此特誕妄之過遂免死

唐竇參初爲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

案陰比事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眾請俟免喪  
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本傳

鄭克評曰按唐制縣令許決死罪參爲尉時殆攝  
行令事歟北軍之眾屯於奉先請爲其父持喪以緩  
其刑蓋欲賂中官以倖免耳參駁正其說而亟決之  
乃爲此也

薛絹互爭待盜竝走

漢時有人持縑入市遇雨以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  
縑因與一頭雨霽當別輒互爭縑太守薛宣令斷縑

各與一半使騎吏追聽之一云貢君之恩

宣字一稱貢君

冤不已宣知其狀追問乃伏

出風俗通

冀州有老母遇劫唱盜行人爲母逐擒之盜反誣行人爭至郡苻融曰二人竝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還苻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真盜也其意以爲盜若善走決不爲行人所獲以此測之則知善走者是捕逐之人

蕭儼震牛懷武用狗

南唐昇元格盜及五緡者死吉之豪民暴衣失衾直

棠陰比事

元四明地一書約圖刊本

數十千指鄰爲盜不勝楚掠鄰自誣伏詰其贓物卽云散鷲於市無從追究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史以聞先主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佇雪冤枉到郡之日晴天忽雷雨擊失主一牛洎剖腹而得所失物蓋噉而猶未消潰

出鄭文寶南唐近事

王蜀時有蕭懷武者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公私動靜卽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

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是使察姦慝而反爲姦慝者也

見成都古今記

文成括書郎簡校券

唐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牒括兩頭唯畱一字問是汝書元曰非去括卽是元牒先決五十又括詐爲馮忱書內二字以問之乃曰是及去括卽詐書也元於是伏罪

侍郎郎簡知寶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婿僞爲券取其

案隱比事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于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婿乃伏罪

孝肅杖吏周相收掾

包拯知開封日有犯徒者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辯我當與汝分罪各受杖決旣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去拯謂其招權粹吏杖之特寬囚罪亦令從杖公知以此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也

見沈括筆談

後漢周紆字文通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道旁死人斷手足立于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視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門者曰誰載橐入城對曰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笑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訊之具伏

方偕主名宋文墨迹

方偕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駝神獄久不決詔偕就鞫

棠陰比事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尙多無恙其事

遂白

見天聖  
名臣傳

宋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與徐湛之許耀謝綜范曄謀立彭城王義康湛之上表告狀詔收綜等竝款服唯曄不首頻詔窮治乃言熙先苟誣引臣文帝令以曄所造及改定符檄墨迹示之乃伏罪

出南史  
范泰傳

陳議擢取胡爭竊食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爲棄市奉

古議曰王盜有亡失法今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  
乃以鬪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殘一不辜而爲剽奪  
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

胡向少卿初爲袁州司理有人竊食而主者擊殺之  
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郡將不聽至請於朝乃

如向議

見呂大防撰志

鄭克訐曰以名分言之則被擊者竊食之盜也擊之者此  
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常人相毆異矣登時擊殺罪  
不至死可也然須擊者本無殺意邂逅致死乃坐杖罪

案陰比事

三四明律書

約圖刊本

或刃刃或絕時或殘毀則是意在於殺法所不許也  
又當原其情理豈可一概科斷盡心君子亦宜察焉  
御史失狀國淵求廢

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  
往案之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詐  
稱失告狀驚懼異常乃祈告事者別疏一狀驗之乃  
與元狀不同卽遣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反伏誅失  
御史名

魏國淵字子尼爲魏郡太守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

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敕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欲令就師求能書者與受業因令作牋比方其書有似謗誹者取問伏罪

### 偉冒范祚虔傲鄧賢

劉敞侍讀知永興軍時大姓范偉冒武功令祚爲祖乃穿祚墓以已祖母祔之規避徭役者五十年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免長安人共患苦之然吏莫敢誰何敞案其事獄未具而召由是辭屢變證逮數百人

案隆比事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獄連年不決詔取付御史臺驗治卒如敞所發

見本傳

沈括筆談云江南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凡村校中往往以此授生徒韓琦司封通判虔州日民有僞作冤狀悲憤叫呼似若可信者琦會攝郡究其風俗考其枉直其下莫之能欺辭伏者皆自以爲不冤琦乃魏公琦之兄也終於兩浙

轉運使

尹洙所撰墓志



次武各驅憲之俱解

周于仲文字次武爲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年聽察可令決之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到及放所得一牛遂入任氏羣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卽伏罪

南梁顧憲之爲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俱認之不能制令乃令解牛任其所之牛歸本主所居盜者始伏其罪

出南史顧凱之傳憲之其孫也

棠陰比事

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昇窺井蔡高徇海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卽往哭之曰吾夫也以聞於官昇命屬吏集鄰里就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眾不能辨而婦人獨知其爲夫何耶收付所司訊問乃姦人殺之而婦人與聞其謀也

沈氏筆談

蔡高爲福州長溪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吏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果爲仇所殺若不得尸於法不可理高乃陰察仇家得其迹

與媪約日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十日潮浮二尸到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鞠之

而服法

高乃襄之弟事  
見歐公所撰志

劉湜焚尸高防劾病

劉待制初知耀州富平縣有盜掠人子女者既擒獲輒詐死伺閒卽逸去再捕得復然湜令焚之

見本傳

鄭克評曰埋而使人守之足矣雖不焚可也

防初事周爲刑部郎中宿州有民剽刃其妻而妻族受賂給州言病風狂不語並不考掠以具獄上請大

案陰比事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理斷令決杖防覆之云某人病風不語醫工未有驗狀憑何取證便坐杖刑况禁繫旬月豈不呼索飲食再劾其事須見本情周祖然之終寘於法

王鐔匿名至遠憶姓

唐王鐔爲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鐔鐔納之靴中先以他書雜之吏退鐔探他書焚之人謂其皆焚之矣旣而歸省所告異日以他事連所告者禁繫案驗以誦其眾號稱神明云

唐李至遠典選疾令史受賕多所黜易吏亦斂手有

王忠者被放而吏乃謬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至遠  
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決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見唐書李素立  
傳至遠其孫也

希崇竝付齊賢兩易

晉張希崇鎮邠州日有民爲郭氏義子自孩提以至  
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將死有嫡子已長  
郭氏諸親與義子私約以爲親子欲分其財而訟之  
數政不決希崇覽其訴斷曰父在已離母死不到雖  
稱假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倘曰親兒犯三千條悖

案陰比事

美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竝付  
親子

張丞相在中書有戚里爭分不均又因入宮訴於上  
前更十餘斷不伏齊賢曰此非臺省所能決臣請自  
治之一日坐中書堂召至問之曰汝非以彼所分財  
少乎皆曰然卽命各責狀結實因遣兩吏趣徙其家  
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文書則交

易之訟者乃止

陳水  
記聞

王珣辨印尹洙檢籍

少師王珣知昭州日有告偽爲州印者獄久不決吏持以印文不類及珣索景德已前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乃伏蓋所印文書乃景德時事固當索

景德舊牘校之吏不知印文更時所以不決王珣所撰志

龍圖尹洙嘗知河南府伊陽縣有女幼孤而冒賀氏

產者鄰人證其非是而沒之官後鄰人死女復訴且

請所沒產久不能決洙問女年幾曰三十二乃檢咸

平年籍二年賀氏死而以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

始生時安得有賀氏耶女遂服見本傳

棠陰比事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登比彈德裕模金

吳志孫權長子登字高立爲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

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詞對不伏

從者請捶之登不聽使求前所過彈丸比之不類遂

釋之

唐李德裕鎮浙右日甘露寺主僧訴交得常住什物

被前主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還相交割文

籍在焉且其初交領分兩既明及交承之日乃不見

金鞠成服罪公疑未窮破用之所前主卽曰居寺者

前後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羣眾以某孤立不狎  
流輩欲乘此擠之因流涕公乃以鬼子召諸關連僧  
咸使面壁不得相向以泥各令模金之狀僧既不知  
形狀各模不同公怒卽劾前數輩誣證之罪

梁適重詛袁象惡淫

丞相梁適爲審刑院詳議官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  
依鬼神作法詛咒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  
爲疑適曰殺人以刃尙或可拒今以詛咒其能免乎

卒以重辟論

見王珪  
所撰志

案陰比事

辛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鄭克評曰按能依鬼神作法詛咒是造蓄蠱毒厭魅  
類也鞫得其實疑不見傷此蓋不知無法者當以類  
舉之義耳欲決大獄須傳古義彼俗吏者豈足語此  
南齊袁象爲廬陵王諮議參軍王鎮荊州時南郡江  
陵縣苟將之之弟胡之其妻爲曾口寺僧所淫夜入  
苟家將之殺之爲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穢行欲告  
則恥忍則不可實己所殺胡之所列又如此兄弟爭  
死江陵令啓刺史博議象曰將之胡之原心非暴辯  
讞之日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誘獲漏疏網二子心迹

同符古人陷以深刑實傷爲善於是免死

出南史袁湛傳參其

曹駿坐妻孔議詈母

沈存中內翰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爲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駿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

宋孔深之爲尙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詈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縊已值赦律子殺傷毆父母遇赦猶梟首罵詈棄死會赦免刑補治無

棠陰比事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罵詈致死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殺傷咒詛法所不容罵之致盡理無可宥江陵雖遇赦恩固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意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

深之議吳可棄市

出南史孔靖傳

鄭克評曰詈之此死重於毆傷不以赦原於理爲信妻若從坐猶或可赦吳實其罵棄市亦宜詔所以補議之闕也

孫亮驗蜜杜亞疑酒

吳廢帝孫亮因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盃并蓋於藏吏

素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屎投其中啓言藏吏不  
謹亮卽呼吏以蜜瓶入亮曰旣蓋而復油紙覆之無  
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貸席而  
臣不與亮曰決爲此也易知耳乃令破鼠屎亮笑曰  
若鼠屎先在其中當中外俱溼今內燥乃枉之耳於  
是黃門服罪

出吳志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揚日有富室父亡未久奉繼母  
不以道因元日上母壽母復子觴子疑酒有毒覆之  
於地地墳乃謂其母以酖殺人母曰天鑒在上何當  
厚誣撫膺不伏旣訴於府公問曰酒從何來曰長婦  
執爵而致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母乃  
分所鞠之蓋子與婦同謀害母皆伏法

### 傅隆議絕漢武明繼

宋文帝時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  
子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  
傅隆議曰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  
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  
理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若云稱可殺趙當何

案陰比事

罕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處載父子祖孫互相殘戮恐非先王明罰舉陶立法之旨也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然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近親欲相隨聽之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稱亦沈痛沒齒祖孫之義永不得絕事理固然

出南史傅亮傳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

案陰比事

罕三四明叢書一約園刊本

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

見通典不著本處

戴爭異罰徐詰緣例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尙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案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著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



將可冑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

出本

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有韓純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赦遣戮尸餘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滅止徒坐頻會赦恩今日卻斷入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由是免籍沒者數百家

棠陰比事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刑曹駁財左丞免讞

沈存中內翰云邢州有盜賊一家其夫婦卽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某家父母死時其子尙在財產乃子物出嫁女卽姊妹不合有分

宋文帝時制劫盜同籍期親補兵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從弟代公道生竝大功親或以代公等母存爲期親而謂子宜從母補兵尙書左丞何承天議曰婦人有三從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叔父已沒代公道生

竝是從弟不合補謫乃以叔母爲期親而令二子隨母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論其母

子竝宜見原

出南史本傳

從事函首乖崖察額

近代有因行商回見其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妻族執其婿誣以殺女吏嚴訊之乃自誣伏案具郡守委諸從事從事疑之請緩其獄乃令封內件作行人徧供近與人家安厝墓冢多少去處一一面詰之有一人曰某近於豪家舉事只言死卻孀子五更時於牆

案陰比事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頭昇過凶器輕似無物見瘞某處及發之但獲一女  
人首卽將對尸令其夫驗認云非妻也繼收豪家鞫之乃是殺一孀子函首葬之以尸易此良家婦私蓄之豪民棄市

出玉堂閒話

張尙書知江寧有僧陳牒出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司理院勘殺人賊郡僚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荆幾年對曰七年又曰何故額有巾痕卽首伏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以其祠部自剃爲僧

李政所撰忠定語錄

無名破冢行成叱驢

唐天后賜太平公主鈿器金寶歲餘失之后聞之怒督洛州長史而下捕盜甚急吏卒游徼計無所出道逢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白尉曰得盜矣尉問之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尉問吏卒何得誣辱無名曰君無怪也吾歷官所在擒姦搃伏有名此輩聞之故見誣庶解圍耳遂請見長史使聞於朝期以旬餘獲之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於東北門伺察有胡人十餘輩衣衰絰出赴北邙卽踵以報果見諸胡至一新冢設奠哭而不哀旣徹奠又相視冢旁而笑無

梁隆比事

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乃使擒之而發其冢剖棺視之寶器在焉天后問故因對曰臣到都日正見此胡出葬便知是盜但未知葬處今清明拜掃計須出城遂蹤跡得之哭而不哀者所葬非人也巡冢而笑者喜物無傷也天后稱善遷秩二等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街中見之叱曰彼賊住賊卽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

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失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 王曾驗稅司空省書

丞相王曾少時謁郡僚有爭田者封畛既泯質劑且亡未能斷決曾謂驗其稅籍曲直可判郡將從之其

人乃服

見沂公言行錄

漢時沛郡有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困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旣而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

棠陰比事

聖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性強梁婿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宏遠如是乃悉奪財以還子

出風俗通

### 韋舉劾財趙和贖產

唐韋舉鎮劍南日有逆旅停止大賈因病而酖之隱沒其財公知之又有北客蘇延商販於蜀得病而卒以報於公公使驗其簿籍已被店主易置公乃尋究經過密勘於里屬詞多不同遂劾於同店者立承隱

欺數千貫與吏二十餘人分張悉命赴法由是劍南無橫死之客

唐咸通初趙和爲江陰令有楚之淮陰二農比莊其東鄰以莊券質西鄰錢百萬縉明年先納八千縉期來日以殘資贖券恃契不徵領約明日賫餘鎰至而西鄰不認旣無保證又無文籍訴於州縣皆不能直乃越江而南訴於江陰和曰縣政甚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鄰泣曰此不得理無由自伸和乃思策一日召捕盜吏數輩賫至淮陰云有寇江者案劾已具

棠陰比事

平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俱以西鄰指之請梏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旣至和責之曰何爲寇江因泣曰田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有汝宜自縊以辯之囚意稍開乃言稻若干斛莊人某人者紬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縉東鄰贖契者和乃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爲諱東鄰所贖八千縉遂引訴鄰令其僞證於是梏往本土檢付契書卒寘之法

柳設榜牒陳具飲饌

周柳慶字更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人被囚者眾慶謂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恐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獲黨與甚眾

吳志陳表字文奧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時有盜官物者數人唯收施明拷掠俟死無詞廷尉以疑聞孫權以表得士卒心詔以明付表表乃去其桎梏飲食

棠陰比事

四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沐浴之以誘其歡心明乃首服具列支黨權悅之欲全其名遂釋明而戮其黨明後變行致位爲將軍

朱詰賊民孔察代盜

朱壽昌中散知閩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賊其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疑之因引囚屏處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子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券却汝女爲婢指十萬爲傭直而嫁其女於他人汝將奈何囚泣下始以實告子良付法

曾肇所撰志

後唐孔相循以邦計貳職權莅夷門軍府事長垣縣  
有四巨盜富有資產及敗所牽挽則四貧民耳時都  
虞候姓韓者則密使郭崇韜之僚壻也與推吏獄典  
吳本作典獄吏同鍛其款都不訊鞫款成而上斷令棄市及  
親慮之則又無言就法之際囚屢回首公疑其情未  
究卽召問之乃曰實在且言適爲獄吏高其枷尾遂  
不得言卽命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韓已下凡  
數十人受賂約七千緡併以伏法

### 崇韜認刀司馬視鞫

案陰比事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劉崇韜鎮南海有富商子年少而暫白泊船於江  
岸次有高門家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昏黃  
當詣宅矣亦無難色是夕果啓扉俟之少年未至有  
盜入見一房無燭欲行竊姬不知卽欣然就之盜謂  
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少年旋至卽踐其血汰而  
仆地及捫之乃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迹  
其蹤至江岸岸上之人皆云其夜有某客船徑發官  
差人追之拷掠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及以其  
刀視之乃屠家物府主卽下令曰某日大教台境庖

丁宜集毬場以俟宰殺既集復曰已晚可留刀於廚而明日再至府主取諸刀入以殺人之刀換下一日來早各來請刀獨一屠最後不認己刀因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則已竄矣於是以合死之囚代商人之子侵夜斃於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家遂擒伏法仍杖少年之脊以罪夜入人家

後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贖錢五千死於道或疑張隄行劫又於隄家得錢五千隄懼楚

棠陰比事

聖元四明叢書  
新刊本

掠自誣悅疑之乃引毛奴兄問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詰之具伏

出北史司

馬楚傳悅其孫也

張鷟搜鞍濟美鉤篋

唐張鷟字文成爲河陽縣尉有客驢韁斷并鞍失之捕急盜乃夜放驢出而滅其鞍尉遂令客勿秣驢夜放之驢尋向餵飼處去乃令搜其家於積草下得之



人服其智

唐閩濟美鎮江南有舟人載客貨客密隱銀十錠於貨中舟人潛窺之乃盜而沈於泊舟之所船夜發至鎮所點閱不得遂執舟人而訴之公曰載人盜物大略皆然乃問曰昨者宿何所曰去此百里浦汊中卽令武士同往彼處江水中鉤之果得餼銀在其中封署不動舟人伏罪

承天議射廷尉訊獄

宋劉毅鎮姑熟嘗出行而鄧陵縣吏陳滿射鳥誤中

案陰比事

手四明叢書

刑罰刊本

鎮帥雖不傷處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漢時有驚文帝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罰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罰之可也

魏高柔爲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龜當死何復請告者主名柔曰廷尉天下之平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

重複爲奏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之各當其罪  
鄭克評曰按法有誣告反拷古人所以息姦省訟也  
安得匿告者名乎柔可謂能執法矣

出魏志  
本傳

案陰比事

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陰比事終

識

端平改元七月乙卯萬榮以尙右郎蒙恩陞對首奏守  
一心之正以謹治原次奏懲羣吏之貪以固邦本天威  
咫尺游賜褒嘉旣而玉音巽發謂朕嘗見卿鄉來所編  
棠陰比事知卿聽訟決能審克萬榮卽恭奏臣昨調建  
康司理右掾待次日久因編此以資聞見豈料天侈其  
逢誤關乙覽容臣下殿躬謝暨出禁門便有力求此本  
者鋟梓見江遠莫之致是用重刊流布庶可上廣聖主  
好生之德下裨莅官哀矜之意十月旣望朝散大夫新

棠陰比事識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除直寶章閣知常德府桂萬榮謹識

識

獄重事也獄而有疑則尤事之重君子所宜盡心焉今之居是官者其果能盡是心乎吾表兄桂夢協讀書不讀律而每有哀憐無辜之心尉滿參選持注司寇參軍而歸人問之則曰此吾志也待次五年則曰此吾所欲也因取古人之書有資於折獄者觀之其於和魯公之疑獄集鄭公克之折獄龜鑑則又攷之精斲之熟事之類彥不期而合韻之協者不期而比屬辭七十有二信乎臨事之不苟而遇事期於無悔也虛嘗伏而讀之以

棠陰比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近世士夫鉤元提要以資博識彊記者不知幾書類多無補此書一傳天下其無冤民乎則又從而思之竊謂鞭絲以出鐵擊皮以驗鹽發豕知盜模金辨誣如此等事不見於古之盛時而見於後世豈古之風俗尙淳不俟乎測囚之法而後世如鬼如蜮不如是則不得其情耶觀夫子議獄綏死之言獨於中孚之象發之蓋惟天下之至誠可以動人悟物雖開金石感鬼神可也苟推吾是心聽之以五聲簡之以五辭不撓不屈志氣清明天威具嚴洋洋在上謂人情不可得吾不信也吾表

兄其勉之矣慮幹辦浙東安撫司事表兄攜此書見示  
未幾赴官金陵道出越上慮歸此書因題於後以代送  
行序云嘉定辛未夏月之望張慮識

識

此宋刻棠陰比事向藏試飲堂顧氏傳是樓故物也顧氏名珊號聽玉者余素與之好其所藏閒亦歸余然未能盡觀聽玉故後其子姪輩邀余與一二識書者盡發藏爲之區別高下作三分俾各房守焉是書雜諸租簿中余拔而出之定爲上等後適屬諸有資不必謀售者余往來於心久矣近因各省大僚購求備貢之書書主人獲善價稍稍散出余因是得以入手出番餅十四枚誠快之至也夫書之貴賤以有用無用爲斷并以名實

棠陰比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副者爲重卽如此書世閒非無傳本然經吳訥刪定加以附錄雖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安得是書出俾見廬山真面目乎頃陽湖孫伯淵觀察山東覆刻元版唐律疏義洗冤錄二書行世擬愆惠併刻之以傳豈不更快乎嘉慶戊辰秋七月七夕後二日黃丕烈識

跋

余既刻宋本棠陰比事成客問余曰書中江分表裏云  
江某郎中註云衢州開化人今失其名見李泰伯所撰  
志君能知其名乎余應之曰李旰江集不著其名故折  
獄龜鑑亦止稱江某郎中然余考而得之乃江鎬也胡  
致堂斐然集左朝散郎江君墓誌銘云江表衢州開化  
人曾祖鎬尚書屯田郎中李泰伯爲志墓焉陳倫宏治  
開化縣志江鎬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字從周守三州以  
惠愛稱子楫孫汝言曾孫表所載與斐然集同陳倫序

棠陰比事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得宋代鈔本志可證也客又問撰折獄龜鑑之鄭克  
余應之曰元劉壘隱居通議云高宗紹興三年降詔恤  
刑戒飭中外俾務哀矜時有承直郎鄭克明爲湖南提  
刑司幹官因闕和凝疑獄集易舊名曰折獄龜鑑劉起  
潛稱爲鄭克明知克字克明呂成公方元恪墓誌女孫  
婿迪功郎建康府上元縣尉鄭克是曾由縣尉而爲幹  
官其本貫開封人南渡因徙家焉客喜而退爰綴於簡

末朱緒曾述之跋

棠陰比事一書世不多見余既借伏跗室馮氏所藏臨汝桂氏活字本付諸梓矣桂氏本乃據蕘圃黃氏得諸試飲堂顧氏而爲傳是樓舊物金陵朱氏爲之景刻者也近於李君調生處見四部叢刊續編所印知不足齋主人鮑以文筆校鈔本更借以覆校兩本各有佳處爰爲訂定間有兩本均誤者悉爲校正費十日之力乃竣閱者試取而對勘焉知余於斯編非泛泛焉重刻也甲戌冬張壽鏞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